

生活 喜剧

秦奋的天才发明被风险投资人出天价买断。一夜暴富的这位“剩男”揣着家底开始了“征婚”旅程。漫漫“征途”上,各怀心事者纷至沓来。几经周折后,秦奋终遇倾心佳人梁笑笑。无奈美人心有所属。秦奋究竟如何逆流而上?几番悲喜交集,秦奋终于带着他的真爱开始一段全新旅程。

秦奋对梁笑笑征婚持怀疑态度

梁笑笑长得很漂亮,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人很白,给人的感觉非常干净。一双腿很顺地从制服套裙下延伸出来,整个人看上去属于精品一级的女性。

秦奋想,在征婚中遇到这样的女孩,那真像买彩票中了头彩——谁都想,谁都不敢相信能让自己给撞上,因为概率太低了。那么,这样好的女孩来征婚,究竟抱着什么目的呢?基于以往的经验,他心里先就提防上了。

秦奋首先问她:“你给自己打多少分?”梁笑笑浅笑了一下:“我呀,七十分吧。”秦奋摇摇头:“我给你打九十分。你已经挑过好多人了吧?”“你是说这种婚介的形式吗?你是第一个。”“噢,我见了几个,像你这么好看的还是头一次见。也有一个挺好看的,不过她是为推销墓地约的我,她不能算,剩下的全都严重不靠谱。”梁笑笑好奇地问:“你买了吗?”“买了,她巨能说,给我架在孝子的位置上下不下来了。不买就成了大逆不道了。媳妇没娶成先买了块墓地。”

梁笑笑想笑,但没有笑出来,她说:“我看了你的征婚广告,觉得你挺逗的。不像有的人自我感觉特别良好,要不就是跟一个还不认识的人写一大堆的肉麻话,看着就恶心。”秦奋说:“我说的都是大实话,没想到征婚还能征到你这样的。你条件特高吧?”

说到这里,秦奋又警惕起来,怀疑地问:“你不是推销飞机的吧?墓地我努努力还行,飞机我可买不起。”梁笑笑不答他的话,接着问:“为什么上海女人免谈?”“上海女人太精明,太现实了。我喜欢比较性情一点儿的女人。”梁笑笑又问:“现实一点儿不好



吗?现在的人都很现实呀。我妈和我周围的朋友每天都在劝我现实一点儿。我就是因为想学着现实一点才来和你见面的。”“那你算是找错人了,我肯定不是你要找的那种人。”“你怎么知道我要找什么人啊?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就是想知道我自己到底有没有勇气迈出这一步。我根本就没想到过什么条件。坐在这儿我觉得特别不真实,可我确实给你打了电话。”

秦奋对她这番话琢磨了一会儿,才明白是什么意思,于是“哦”了一声说:“你的意思是你其实没有说什么诚意,一时糊涂才约的我,后悔了,是吗?”

梁笑笑不好意思地一笑,说:“有一点点。你别生气,不是因为,我是觉得自己有点儿滑稽。”

秦奋一下泄了气,直截了当地说:“那咱们就别聊了。没事,我觉得直说挺好,简单,省得瞎耽误工夫。”

秦奋很失望,但想想梁笑笑的话,觉得这丫头倒是个率真坦白的人,比那些虚假伪善或扭扭捏捏装腔作势的人强得多了,不由得抬眼望了梁笑笑一眼。梁笑笑对他抱歉似的一笑。他从她的笑容里,看出这事的无望。

想到此,他站起来就要走。

梁笑笑问道:“你还有事吧?”“我没事,但再聊下去咱俩也没什么希望。”“那你先走吧,我埋单。”秦奋也不客气:“行,那再见,噢,不对,咱们不会再见了——那就……”他一时找不到恰当的词,握着梁笑笑的手冥思苦想,“好像说永别了也不合适。”

梁笑笑扑哧一声笑出来,抽回手说:“你可真够烦人的。”“其实性质是,那就看不见了。”秦奋扬了下手:“不见了。”梁笑笑也扬了扬手,目送他离开。

拍案 惊起

一位来自穷困乡村的小男孩,经过自己的勤奋努力,终于当上了颇有名气的律师,并且在当地的电视节目频频上镜,是著名法律栏目的主讲嘉宾,成为该城市的公众人物……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事业蒸蒸日上、金钱名利俱全的律师,最后却走上了厌世悲观以致杀人灭尸的犯罪之路……

我忽然觉得眼前的世界如此可恨

在新华夜市吃了碗砂锅米粉,一出来就遇见了刘元昌,狭路相逢,退无可退,被他一把揪住:“魏……魏律师……”我说你的案子我办不了,认命吧。他浑身哆嗦:“我……我饿。”还问我能不能给他找份工作,这人瘦得只剩一副骨架子,满脸饿殍相,我叹口气,给了他十块钱:“拿去!以后别他妈缠着我!工作这个我帮不了,要不你回唐三里算了。”唐三里是本市监狱。他怔了半天,我指指对面的银行:“把你砸了,马上进监狱。”他眼珠一亮:“真的?”弯腰抄起一块砖头。这家伙还是个实干派,我又气又笑,赶紧拉住,想说点什么,可又无从说起,忽然觉得眼前的世界如此可恨。刘元昌呆立半晌,看看银行又看看我,慢慢地笑了起来,脸上皱纹纵横,眼中光芒闪烁,样子无限幸福,像是看见了天堂。

1984年,我刚刚初中毕业,中考成绩全县第一。在那间飘着炖鸡香味的土坯平房,我上了人生的第一堂伦理课:做个好人。

那夜里我和爸爸回家,他一直没说话。我路上摔了一跤,半天爬不起来。他摸着我的脸问:“儿子,你能考上大学吧?”我说:“一定能!”他沉默了半天,一字一句地说:“学法律。”我说:“好,学法律!”

那时我是个好人,一心杀贼,以为学了法律可以改变些什么。后来跟了一个师傅叫秦立夫,有一天在夜总会招待法官,一人叫了一个小姐,我放不开,不敢碰也不敢摸,秦立夫直拿眼瞪我。喝了几杯酒,中院一个姓何的问我:“小魏,哪儿人啊?”我说镜高县。他哈哈大笑:“我

昨天玩了一个鸡,就是你们县的,也姓魏,不是你亲戚吧?”这就是骂人了,我愤然离席,站在门外呼呼喘气,一会儿秦立夫走了出来:“没时间跟你废话,听着,一分钟,要么进来道歉,要么滚蛋!这辈子别做律师了!”

我想了整整一分钟,毅然推开门,在何法官面前倒了满满三大杯红酒,他愕然地望着我,我深深一揖,举杯饮尽,大声说:“何法官,我年轻不懂事,请您原谅!”那是1993年,我24岁,依然是一个好人,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在街上转了半天,肖丽发来一条短信:你没事吧?有没有撞着人?我不敢给你打电话。我回复:人没事,车肯定完蛋了,修理费至少要两三万。

我把车停回律所楼下,刚要拦的士,手机又响了,首阳执行庭的马明峰问我:“睡不着,怎么办?”我暗暗叫苦,想深更半夜的,益鸟都已安寝,枝头只有野鸡,上哪儿逮良家去?马鸡贼见我不说话,嘿嘿地笑了两声:“太为难就不勉强了,哦对,正高空调的执行有眉目了……”这话大有玄机,我是老江湖,当然识相,立马反应过来,说你先别睡,拨通孙刚的手机,他十分热情,上次周卫东办的那个劳动纠纷,我掏了800多元,所谓“有刀藏在袖子里,恩惠摆到桌面上”,我当然要让他知道。孙刚亲自登门,非要还钱,说已经帮了大忙了,怎么还能让你破费?我板起脸:“我们多少年的朋友了?你少来这一套!以后有事说话!”他千恩万谢,直欲拜我为干爹。我让他安排了两个姑娘,都挺漂亮,一个叫杨心薇,一个叫东方曼丽,肯定不是真名。



都市 言情

在那个“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年代,石燕和父母随同整个军工厂连人带机器一股脑儿地搬到了小山沟里。沦落于C省师院的她一直与高中时的“钟楼怪人”黄海保持着联系。然而,少女的虚荣使得笃信一见钟情的石燕一直对黄海外貌上的缺陷不能释怀,直到因偶然的机遇遇见已故美男市长的公子卓越,事情才有了意想不到的发展……

卓越被医生检查出患了脑瘤

石燕开始有点担心小付会垮掉,受了这么多年的人,结果是这么令小付不满意,那不等于把小付这些年的精神支柱给抽掉了?如果小付精神上垮了,疯癫起来,那她的日子就很难过了。

万幸万幸,小付似乎已经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仍然像从前一样,活在她自己的世界里,平静而幸福。跟高明在美国一起度过的这段时间,好像没给小付的童话世界留下什么痕迹,跟石燕讲起的时候,小付讲的都是出国前的高明,用的都是褒义词,偶尔讲到美国这段日子,小付都是用FRANK来称呼,用的都是贬义词。小付心目中的高明,比这个FRANK就不知道高明多少倍了,总之就是FRANK给高明提鞋都不配。

现在是石燕坐庄,黄海开车过来拜见帮主,他们住客厅,小付住卧室,倒也相安无事。

但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卓越就神情沮丧地找上门来了,说检查出患了脑瘤。他说其实从她这里搬出去之前就有了症状了,只是他不知道。那时他两乳突然膨大起来,乳头发痒,有时还有分泌物,他只说是自己返老还童,进入了第二青春期,再度开始发育,还暗自高兴来着呢,谁知道那就是脑子里长东西的征兆。后来他经常感觉头疼脑胀,以为是用力过度,没怎么在意。但最近头疼得恨不得杀人了,才去看医生,结果发现他脑子里长了肿瘤。

她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这太像三流小说里的情节了,但他有检查结果,绝对不是撒,他的人看上去也的确不对头,好像浮肿发胖了一样,他说是肿瘤压迫了脑子里什么

地方的缘故。他坐在沙发上,靖儿依偎着他,一大一小两个卓越都那么哀哀地看着她,那个画面叫她终生难忘。她不知道靖儿懂不懂脑瘤是什么,但靖儿好像先天就能感应他爸爸的情绪,爸爸喜,他也喜,爸爸忧,他也忧,连喜怒哀乐的表情都一模一样,也不知道是模仿的,还是遗传的。

靖儿好像从小就特别敏感,特别看重亲情,总想把所有人都箍在一块,一旦有那么一个人不在一块,靖儿就会无端地发愁,以为是他什么地方开罪了那位离去的人。卓越从国内来美之后,黄海不怎么出现了,靖儿就慌了,总是问DADDY为什么不来了?是不是DADDY不喜欢靖儿了?她跟孩子解释不清,只好带着靖儿去见黄海。后来卓越拿到奖学金搬出去了,靖儿又问PAPA怎么不来了,是不是PAPA不喜欢靖儿了?她只好叫卓越每星期都来看靖儿。

PAPA和DADDY都在的日子,是靖儿最开心的日子,可能也在小朋友中间吹嘘过,大约又被孩子们传到了各自的家长那里。于是一个叫MIKE的同学告诉靖儿,说有两个爸爸的小孩,妈妈一定是个WHORE。靖儿回来问她是不是“WHORE”,她问明原因,气昏了头,跑到那个孩子家去告状,结果被那孩子的父母给骂了回来。

她知道JACK是靖儿自己给自己臆造出来的一个朋友,没人跟他玩的时候,他就跟JACK玩,他把玩具分成两份,JACK一份,他自己一份,他们俩有时各玩各的,有时一起玩,有时轮换着玩。她知道现在的孩子大多很孤独,所以她尽量争取跟孩子一起玩。但孩子的世界里光有大人还是不行的,需要小伙伴。

军歌 嘹亮

60年前有一支了不起的中国军队。这支鲜为人知的军队在抗日战争时期进行了中国军队的头一回主动出击,实现了战略大反攻,并且在境外作战,把日本鬼子打得落花流水。可是直到今天,许多人仍然不知道这支军队的名字——中国远征军。

日军的后援部队开始报复性地轰炸

段剑锋找到林承熙的时候,林承熙还坐在河边抽烟,脚底下一圈烟头散落。

“师部命令下来了。”段剑锋手里捏着一张纸。

“说啥?”“让咱们放弃桥头阵地,退守良赤道克。”良赤道克是个小村庄,位于坦塔宾村和鄂克春村南面,是通往同古的必经之路。

“桥已经炸了,桥北阵地确实也起不到阻击的作用。分头去安排吧,天黑咱就撤。”林承熙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几发炮弹突然落在河里,河水裹着气浪把林承熙和段剑锋掀翻。

“操他姥姥!回防炮坑!”段剑锋箍着林承熙趴在一个低洼处,重炮速度快,不像其他炮弹在空中飞行的时候会悠出哨音。

“啥?你说啥!?”林承熙扯着脖子喊,耳膜嗡嗡作响,也不知道自己音量大小。日军的后援部队已经赶上,开始报复性地轰炸。

两人东蹿西跳地躲进警戒阵地防炮坑,这边有人上来报告,骑兵团和一连都进了预先构筑的防炮坑。林承熙和段剑锋修筑的是封闭式工事,用的木头全部是桥边堆积的铁路枕木,木头上边又夯了几尺厚的粘土,非常扎实。就算是这样的工事,在鬼子重炮的轰击下也岌岌可危,一颗颗重磅炸弹落在阵地上,一炸一个大坑,大地发出浑厚的颤音。几个防炮坑被掀开,里面的士兵没来得及感觉到疼痛,身体已经被撕成了碎片,围护沙袋羽毛一样飘向空中。防炮坑在纵横交错的交通壕里作点状分布,观瞄员不时顶着炮火冲到地势稍高的战壕上观察敌情。河面上浓烟滚滚,被鬼子放了烟雾弹,烟雾里依稀能看见鬼子已经撑到河心的竹排、木筏。

“鬼子还真他娘的愣。全团火力准备!”

林承熙放下望远镜,抖下头上的土。鬼子这时候完全不用在国军有坚固工事的桥头位置渡河,这边反正没桥了,在皮尤河哪一段渡河都比在这儿容易。

“小鬼子不是傻,是想一口气吃掉咱。我倒要看看他有多好的牙口!”段剑锋一转身出了防炮坑,去集中迫击炮。

日军最后一颗炮弹几乎贴着满载士兵的木筏和竹排爆开,鬼子步兵已经快贴上北岸。鬼子的轰炸刚停,十几个炮手扛着迫击炮冲出了防炮坑。迫击炮在阵地上一字排开,一发发炮弹划着曲线罩向河面上的鬼子,靠河岸一侧的封闭式工事里也喷出了密集的弹雨。河面上顿时血肉横飞,鬼子草垛子一样栽进水里,水面上晕起大片大片的红色。日军并没有退缩,一片片筏子撞开河面上的尸体继续往前冲。

岳昆仑已经明显感觉到子弹不够用,才一会儿工夫,四个弹夹只剩了一个。

“小鬼子!来吧!”边上不停射击的周简疯狂地嘶吼,熏得焦黑的脸上神情狰狞,他为曾经的胆怯羞愧,愤怒和仇恨在他心底爆开。

岳昆仑正想问另一边的弟兄要弹夹,南面天空的云层里,传来一阵沉闷的马达声。“是鬼子的飞机!”一个老兵发出怪异的嘶喊声。

六架零式战斗机排着战斗队形从云层里冲出,依次俯冲地扑向桥头阵地。马达声瞬间就逼到耳边,岳昆仑几乎能看见玻璃罩后头飞行员的冷笑,机翼两侧的机关炮喷出火焰,两条弹道利刃一样犁过迫击炮阵地,迫击炮和炮手被切成了几段,钢铁混着断肢内脏四处飞溅,暴露在火力下的迫击炮阵地上一片凄厉的哀嚎声。



艾慕著 群言出版社